

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

邹纪孟 著



驭下 事上 应对 自处
权力 财富 前途 性命
君臣之战 臣臣之争
忠君之仕 为官之途
惊心动魄 生死未卜

局道

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

邹纪孟 著



江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道：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 / 邹纪孟 著. — 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08.9
(实学通鉴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671-943-5

I. 局… II. 邹… III. 政治—谋略—中国—古代 IV. D6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1502 号

局道——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

邹纪孟 著

责任编辑 / 林 震

特约编辑 / 王丽亚

出 版 /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 /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 / 361004

电 话 / 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 / 北京富生印刷厂

规 格 /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/ 22.75

字 数 / 350 千字

印 次 /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71-943-5/I · 171

定 价 / 38.0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)

局道

我们说过，中国人的政治学问，无非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治事，即对治国平天下之事（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）的思想、观点、主张；一是治人，即处理政治舞台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。这本书，专门谈后者，即治人的学问。

处于权力结构金字塔不同层次的人，都要面临上对下、下对上以及同一层次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，同时还有一个如何自处的问题。这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关系，不仅关系到从政者个人的荣辱成败，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。这也是一些极其复杂、难于处理的关系，历代的从政者无不为之绞尽脑汁。

提到处理政治舞台上的人际关系，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词——权术。什么叫权术？以对权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跻身于先秦思想家前列的韩非子，对此也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定义，他说：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生杀之柄，课群臣之能也，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“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，而潜御群臣者也。”郭沫若说：“术就是手段，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，也就是所谓‘人君南面之术’。”

他们都将权术理解为君上驾驭臣下、处理与臣下关系的一种手段，这

自然是正确的，但不全面。权术并不是君上所独享的专利，它是所有政治人物（不管其层次的高低、官职的大小）都在殚精竭虑学习、研究并付诸实践的一门学问，是政治舞台上时时刻刻都在演出的一场场智斗。它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使用者以权力（自己的或借用他人的）为后盾，以角逐权力为目的；二是潜在性，不动刀、不动枪，不见形、不见影，完全是一种心智的较量，暗箱操作。正是由于它的潜在性，我们将其称为“智术”。不要小看这种无形的智术，它所起的作用，有时可以胜过千军万马。一个置身于政治舞台的人物，如果不懂智术，不使用智术，要想立足，那是十分困难的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经过几千年不计其数的政治人物不断充实和发展，它已经成为政治学中一个独特的门类，蕴涵着巨大的政治智慧。

但是对于这门从政者须臾不可离的大学问，自韩非子以后，在我们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，专门的著述却是少得可怜。那些被孔夫子“为政以德”、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思想熏陶出来的从政者，对这门学问总是讳莫如深，有些人甚至将它与邪恶等同起来。其实这种智术作为一种手段，本身并无所谓正或邪，关键在于谁使用它，对谁使用它。用以惩治邪恶，它是正义的利剑；用以陷害正义，它是邪恶的凶器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、对待它，它所包含的政治智慧，对今人也还是有一定教益和启迪的。

邹纪孟

2008 年 6 月



局道

目录

驭下篇

第一章 立尊树威 / 3

权威，应当来自于超凡卓绝的识见、力挽狂澜的魄力、百折不回的坚毅，以及能够付诸实践的丰富知识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，还应当来自于统治者在争夺天下时的武功和治理天下时的政绩。

- 第一节 制造神话 / 3
- 第二节 自我标榜 / 9
- 第三节 捏造民意 / 14
- 第四节 保持距离 / 19
- 第五节 否定前任 / 23

第二章 赏赐笼络 / 29

“赏”，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，如官爵、财富；也有感得到说得出的精神，如感情、荣誉。正像草料之于马匹一样，这些东西，从来都是君上控制臣下的最为有效的手段。

- 第一节 封以官爵 / 29
- 第二节 赏以利禄 / 34
- 第三节 示以宠信 / 41
- 第四节 感情投资 / 46

第三章 严刑重罚 / 52

罚比赏更重要，更有威力和成效。赏只是奖励你、诱导你，使你去恶从善、立功立德；罚则是震慑你、强迫你，使你不敢行恶、不得不立功。赏是将主动权交给了臣下；罚则是将主动权牢牢控制在君上的手中。

第一节 兔死狗烹 / 53

第二节 骨肉相残 / 65

第三节 找替罪羊 / 71

第四节 精神惩罚 / 78

第五节 秋后算账 / 83

第四章 牵制防范 / 89

牵制之术、防范之术和协调之术，是中国古代统治术的重要内容，是在“上下一日百战”的封建社会官场较量中“上”用来对付“下”的主要手段。

第一节 大度包容 / 89

第二节 用人不疑 / 93

第三节 明升暗降 / 97

第四节 监督揭发 / 101

第五节 派系平衡 / 106



..... 事上篇

第五章 选择君上 / 113

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从。”专制时代，君上直接关系到臣下的升沉荣辱，乃至生死祸福，因此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君上，实在是服侍君上的第一步。

第一节 选同逞志 / 114

第二节 立亲固宠 / 119

第三节 立弱固权 / 124

第六章 谄媚君上 / 129

“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、谗谀蒙幸者，盖听忠难，从谀易也。夫刑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时俗为忠者少，而习谀者多。故令人主数闻其美，稀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至于危亡。”

第一节 善窥上意 / 130

第二节 投上所好 / 136

第三节 有功归上 / 141

第四节 曲意逢迎 / 146

第五节 自轻自贱 / 151

第七章 欺诳君上 / 155

“人臣之于其君，非有骨肉之亲也，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。故为人臣者，窥覩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，而人主怠傲处其上，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。”
“君臣之际，非父子之亲也，计数之所出也。君有道，则臣尽力而奸不生；无道，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。”

第一节 欺之以假 / 156

第二节 孤立其身 / 160

第三节 逢君之过 / 164

第四节 篡君之权 / 167

第八章 媚事左右 / 173

韩非子有一篇《八奸》，谈到大臣攫取权力的八种手段。其中前三种说，一定要竭力讨好、巴结的三种人：一是“同床”，即君上所宠爱的后宫美人；二是“在旁”，即与君上形影不离的亲信，如宦官之流；三是“父兄”，即握有权柄的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。

第一节 媚事后宫 / 174

第二节 媚事权臣 / 178

第三节 媚事外戚 / 181

第四节 媚事宦官 / 184



应对篇

第九章 结党营私 / 191

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。始终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”“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”

第一节 物以类聚 / 192

第二节 鸡犬升天 / 198

第三节 武大开店 / 202

第四节 同床异梦 / 206

第五节 过河拆桥 / 212

第六节 树倒猴散 / 218

第十章 排斥异己 / 223

封建社会官场上的竞争是排斥异己，有你无我。由于这种斗争总是以权力为依托，便显得特别残酷，常常是以血淋淋的屠杀而告终。排斥异己的方式却并不总是真刀真枪地对峙、搏杀，常常是在觥筹交错、谈笑风生之中进行，或煽风于君上，或点火于臣僚。

第一节 上纲上线 / 224

第二节 借刀杀人 / 230

第三节 挑拨离间 / 234

第四节 落井下石 / 238

第五节 设置陷阱 / 242

第六节 言甘心苦 / 246

第七节 捏造罪名 / 251

第八节 私进谗言 / 255



自处篇

第十一章 招祸致败之由 / 263

宦海茫茫，吉凶难测，数千年来，该有多少人葬身在这凶险的波涛之中。即使那些最终跻身显贵的幸运儿，在其漫长的仕宦生涯中，也是一波三折，历尽艰险。

第一节 触犯逆鳞 / 263

第二节 得罪权贵 / 268

第三节 结怨小人 / 274

第四节 盛极而衰 / 279

第五节 不肯合作 / 287

第六节 陷入文网 / 293

第七节 祸从口出 / 298

第八节 恃宠而骄 / 302

第十二章 保权固位之法 / 309

官场中的“韬晦”，是指虽周旋于官场之中，但游离于是非之外，仿佛弹火纷飞的战场上的堡垒和掩体，它不是一种生存方式，而是一种生存艺术。

第一节 急流勇退 / 309

第二节 见风使舵 / 314

第三节 谨小慎微 / 321

第四节 避让权势 / 326

第五节 防患未然 / 330

第六节 城府颇深 / 334

第七节 自掩其美 / 337

第八节 知足常乐 / 341

第九节 忍者自安 / 346

后 记 / 351

目
录



驭下篇



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《周礼》，讲古代的典章制度，也讲统治术。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君上驾驭臣下的八种手段，即所谓的“八柄”。原文是：“一曰爵，以驭其贵。二曰禄，以驭其富。三曰予，以驭其幸。四曰置，以驭其行。五曰生，以驭其福。六曰夺，以驭其贫。七曰废，以驭其罪。八曰诛，以驭其祸。”大意是，一、封以官爵使其尊贵。二、授以俸禄使其富有。三、给以赏赐使其得到恩宠。四、予以赦免使其修养品行。五、使其生存能够得到幸福。六、夺其财富使其贫穷。七、罢其官职以惩罚他的罪过。八、灭其生命给其以应得的灾祸。

古人在谈及君臣关系时，有这么一个比喻：“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耳目，大体如一身也。”君

上是首脑，下达指令；臣下如四肢，如耳目，其言行举动，都服从于首脑，服务于首脑；君臣一体，相互依存。这个比喻看上去很体面，听起来也很舒服，容易被君臣双方所接受。

还有一种说法就颇让人难堪了。韩非子说：“驯养乌鸦的人，剪断鸟儿的翅膀和尾巴下面的羽毛，这样，乌鸦就必须靠人给它东西吃，它怎么能不驯服呢？英明的君主畜养臣子也是这样，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，不得不服从于君主给他的名位。臣子既然贪图君主的俸禄，服从于君主给的名位，他对君主怎么能不驯服呢？”韩非子还多次把君上比作驭手，臣下比作驾车的马；把君上比作猎人，臣下比作猎犬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将君臣关系比成人与牲畜的关系。

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表明君臣关系是役使与被役使的关系。既然如此，作为役使一方的君上，便要有能力、有手段，使被役使的一方即臣下甘于服从。上面所提到的“八柄”，涉及了君上驾驭臣下的方方面面，其中前五条属于赏赐，后三条属于惩罚。古今中外，君上驾驭臣下的手段盖超不出这个范围。当然，在具体运用和操作时，却又千变万化，各尽其妙。



第一章 立尊树威

权威对于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，他们需要凭借它来号令天下，驾驭群臣。一个没有权威的统治者，是难以长期而稳固地维持其统治的。权威来自何处？来自至高无上的地位吗？来自至大无边的权力吗？不，地位和权力并不等同于权威。一个柔弱的幼儿，即使戴上皇冠，执以利剑，也没有多大的威慑力。权威应当来自于超凡卓绝的识见、力挽狂澜的魄力、百折不回的坚毅、能够付诸实践的丰富知识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，这是指主观方面；权威还应当来自于统治者在争夺天下时的武功和治理天下时的政绩，这是指客观方面。可是，古往今来，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能有几人？即使具备了其中某一方面而能长期保持下去的，又有几人？于是，为了取得权威、增强权威，便不得不人为地去立去树，大立特立，大树特树。虽然说这种靠立、靠树而取得的权威不能持久，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起的作用，却是不可低估的。

第一节 制造神话

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，说什么“皇权神授”，宣扬一个人之所以能当

上皇帝，是出自“天意”，并不只是由于人力。因此，那些争夺帝位的人，无论是通过武力去强夺，还是通过阴谋去巧取；无论是在得位之前，还是在登基之后，总要编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，以证明自己权力的取得，实在是“受命于天”，以此来增强政权和个人的权威性。这是威慑、驾驭臣下，统治百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。

这些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诞可笑的，但它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，编造龙蛇鬼怪的神话来实施统治的人大概不会再有了。但读读这些故事，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迪。

刘邦的父亲是谁



局道——
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

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，史称汉高祖。他的父亲叫太公，母亲叫刘媪，这对夫妻一共生了三个儿子，刘邦排行第三。因此，他的父亲便是太公，这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。

其实不然，传说刘邦的父亲是神。

据说，有一次刘媪干活累了，在汪洋大湖的堤岸上休息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而且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尊天神破水而出，与她交欢。这时天空雷鸣电闪，乌云低垂，太公不放心，去湖边接他的妻子，正巧撞见了这个场面：一条蛟龙正趴在刘媪的身上。于是刘媪受孕，怀胎十月，生下一子，便是刘邦。

可见刘邦的父亲便是这条龙。由于他是龙的儿子，他身上便有许多怪异现象：他的长相似龙；他的身体上密密麻麻长了七十二颗黑痣；他酒醉熟睡之时，总有一条龙盘踞在他的身上。

后来，他当了一名小小的亭长，负责押解一批犯人到陕西骊山为秦始皇修建陵墓。这些犯人不堪虐待，半道上逃跑了不少。刘邦估计到达骊山时，这批犯人大概都会跑光，自己也难免一死，便干脆把犯人全都放了，说：“你们都自奔活命去吧，我也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了！”

犯人中有几个人愿跟他一起逃亡，刘邦便同他们痛饮一番，让一个人在

前面探路。那人便抄近路向大湖的方向奔去，可没走多远又退了回来，说：“前面过不去了，有一条大蛇挡路，咱们绕道走别处吧！”

刘邦此时醉意未消，说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还能怕一条蛇！”便借着酒劲，独自前行，挥剑将大蛇斩为两段，一行人顺利通过。

后来有个人从这里经过，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朦胧的夜色中哭泣。那人问她哭什么，老太太说：“有人把我的儿子杀了，我正哭儿子呢！”

那人问：“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呀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的后代，化作一条蛇卧在路中，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，我因此伤心。”说完，老太太便不见了。

这个神话流传开来，追随刘邦的人更多了，对他也更敬畏了。

这便是有名的“汉高祖斩白蛇起义”的故事。

这么说来，刘邦的父亲是龙，刘邦便是“真龙天子”，他当皇帝也就是天命注定的了。

【评说】

这自然是一个荒诞的神话，但是中国皇帝被称为“真龙天子”，大概和刘邦的这个故事有点关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神话是怎么产生和流传开来的。刘媪在湖边与神交媾，只有刘邦的父亲太公一人看见，刘邦斩蛇时，更没有其他的人在场，后来刘邦逃亡芒砀山，其藏身之处的上空总有五色祥云笼罩，而能发现这一点的，只有他的老婆吕雉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是由刘邦及其亲人编造的，甚至可能是在刘邦的授意下编造的。

那么，刘邦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些神话呢？这和刘邦的身份有关。

春秋战国以来，列国的国君都是通过世袭取得权位，他们都具有一个掌权者所应有的合法身份。第一个以皇帝自称的秦始皇，虽然有他是私生子的说法，但其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。这些人无须借助什么灵异的神光，也能得到臣下的认可与服从。

刘邦则不然，他是江苏沛县中阳里一户农家的子弟，祖上世代都是土里刨食的泥腿、穷汉，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天潢贵胄的血统。在楚汉相争的激烈角逐中，他比对手——身为贵族后裔的项羽，在先天的条件上差了一大



截。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增加其在帝位争夺战中的影响力、号召力，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威慑力，他才苦心孤诣地编造出了这些神话。

这便是在制造舆论，这种舆论在刘邦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后世许多运用非正常手段夺取权位的人，看出了这种舆论的力量，便纷纷起而效尤。汉光武帝刘秀在准备称帝时，便声称梦见乘赤龙上天；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刘裕，据说早年在给人当雇工时，也经常有小龙忽隐忽现地随从；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，也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，三天后才离去……

王莽装神弄鬼

局道——
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



到了刘邦的子孙后代继承帝位时，便用不着再煞费苦心去编造什么神话了。老祖宗既然是真龙天子，他们便是正宗的龙子龙孙，他们当皇帝，上从天意，下合民情，谁还敢对他们不尊不敬？而当王莽想要篡夺汉朝的天下时，又不得不拣起刘邦当年用过的手段。

王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奸巨猾之人。他生当西汉后期，由于他的姑姑王政君嫁给了汉元帝，并被立为皇后，他便成了皇室的姻亲，即所谓的外戚。封建社会的官场，从来都是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王家既然出了个皇后，王氏一门自然大沾其光。在王氏家族的扶植之下，王莽走上了政治舞台。他一生历仕元、成、哀、平四代皇帝，依靠着种种欺世盗名的手段，名声越来越隆，权力越来越大，官职越来越高，最后竟被封为“安汉公”，地位与皇帝只有一步之差了，他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。

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，王莽置毒于酒中，将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毒死，然后又挑选了一个刚刚两岁、名叫子婴的吃奶小儿为皇帝的继承人。明眼人一看就清楚：王莽要篡夺汉朝的江山了。

王莽明白，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将刘姓的皇帝废掉，自己冕旒登场，非但不能令天下人心服口服，还会招致激烈的反抗。于是，他也要制造神话了，

他的手段比刘邦来得更直接。

就在汉平帝死后的不几天，陕西武功县有位名叫孟通的小官，向朝廷献上一方石头，上圆下方，白底红字，写的是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。据说这块石头是孟通挖井的时候在井底发现的。

于是王莽指使一些大臣将此事禀报此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政君，要求她同意由自己来当皇帝。无奈王政君不答应，还说：“这是欺骗天下，绝不能施行！”王莽只好暂时当了个“摄皇帝”。所谓“摄皇帝”，也就是代理皇帝，这个称号，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，可以算作王莽的一大发明。

他这个“摄皇帝”，每当召见群臣、主持庆典时，便头戴皇帝冕旒，身穿皇帝袞服，动用皇帝仪仗，俨然已是皇帝了，只有在朝见太皇太后王政君时他才自称为“臣”。可王莽还不满足，他要继续制造新的神话。

一天，他亲自对老太后王政君说：“齐郡临淄昌兴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亭长名叫辛当，在七月某个夜晚，一夕数梦，见一个高大的天神对他说：‘我是天帝的使臣，奉天帝的命令昭告亭长：摄皇帝应当成为真皇帝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在你管辖的地段中有一口新井可以证明。’第二天一早，这个亭长在他管辖的地段中巡视，果然发现一口从来不曾有过的新井，深入地下达百尺之多。我这个人最相信天命，既然天帝让我做真皇帝，以后我见太皇太后也不好再称‘臣’了，暂时称作‘假皇帝’吧！”

王莽此时已经完全掌握和行使着皇帝的权力，为什么在太皇太后面前还要自称“假皇帝”呢？原来他这个人生性虚伪，说得难听一些，就是既想当婊子，又要立贞节牌坊。他知道光编造一些天神之类的神话还不够分量，尤其是对太皇太后还没有什么威慑力，既然是要从刘姓家族的手中夺取帝位，还应该由刘氏的祖先出面发话才更好。

他的这个心思被人窥破了。当时长安城有一落魄无赖，姓哀名章，平时最好吹牛皮，说大话，骗吃骗喝，此时正穷极无聊。他看到那些替王莽抬轿子、吹喇叭的人，轻则赏金，重则封侯，早已眼馋。便迎合王莽的心理，借了些钱，做了一个小巧精致的铜柜，里面藏了两卷帛书。一卷上写“天帝授命策书”，另一卷上写“赤帝刘邦传皇帝位策书”，两卷书上都写着王莽应该做真天子，太皇太后要服从天命。哀章做好了这一切之后，便趁着一天黄昏，穿了一身黄色衣裳，装神弄鬼地将这个铜柜送到刘邦的神庙。

